

第一辑

狂想黄金时代

生活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它的
价值在于怎样使用它。

——卢梭



择 业

〔法〕安德烈·莫洛亚

一个人的精力和才智是极其有限的。面面俱到者，终将一事无成。我十分了解那些见异思迁的人。他们一会儿觉得：“我能成为一名伟大的音乐家。”一会儿又认为：

“办企业对我来说易如反掌。”一会儿又说：“我若涉足政界，准能一举成功。”请相信，这类人终将只是业余的音乐爱好者，破产的工厂主和失败的政客。拿破仑曾说：

“战争的艺术就是在某一点上集中最大优势兵力。”生活的艺术则是选择一个进攻的突破点，全力以赴地进行冲击。职业的选择不能听任自然，初出茅庐者都应该扪心自问：“我干什么合适，我具备什么能力？”如果力所不及，强求也是徒劳。如果你有个大胆又果敢的儿子，与其让他去坐办公室，倒不如让他去当飞行员。而选择一旦作出，除非发生错误或严重意外，你万万不可反悔。

在已确定的职业范围内，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选择。哪一位作家也不可能各种小说全写；哪一位官员也不可能改革一切；哪一位旅行家也不可能走遍天涯海角。你还得绝对顺从天意，摆脱权力欲。给你一点必要的选择时间，但是有限。军人在充分考虑了一道命令的后果之后，他们习惯于在讨论中一语定夺：“执行！”。请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你的自我讨论吧。“明年我干什么？准备这门考试？还

生活的艺术是选择一个进攻的突破点，全力以赴地冲击。

是那门 是去国外深造 还是进这家工厂？对这些问题反复考虑是自然的，但是为自己限定一定的时间也是必要的。时间一过，就应当作出决定。“执行”的决定既已作出，后悔是没用的，因为，世上的事情总是在千变万化。

为了保证忠实地执行自己作出的决定，经常制定既能体现长远规划，又能显示近期目标的工作计划是有益的。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再回头看看当初的计划，我们会对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产生信心。但是，在计划内众多的项目中，分清轻重缓急十分必要。在这方面，应该倾注全部的心血，全心全意干你该干的事。让你的思想和行动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当你达到目的的时候，你就可以回顾一下以往的足迹，察看一番走过的弯路，只要事业未就，必须勇往直前。

对什么都感兴趣的人是讨人喜欢的。但是干事业，你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内，专心致志于一个目标。美国人讲：“一心一意”。虽然你常常会被一些纠缠不清、难以下手的问题搅得心烦意乱，但是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排除障碍。



为快乐而工作

〔英〕罗素

在今天的西方知识界中，不幸的原因之一是：许多人，特别是那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找不到独立运用自己才能的机会，而只得受雇于由庸人、外行把持的富有公司，被迫制作那些荒诞无聊的东西。如果你去问英国或美国的记者，他们是否相信他们为之奔走的报纸政策，我相信，你会发现只有少数人相信，其余的人都是为生计所迫，才将自己的技能出卖给那些有害无益的事业。这样的工作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的满足，并且当他勉为其难地从事这种工作时，他会使自己变得如此玩世不恭，以至于他从任何事物中都不再能够获得完全的满足，我不能指责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因为舍此他们就会挨饿，而挨饿是难受的。不过我还是认为，只要有可能从事能满足一个人的建设性本能冲动的工作而无冻馁之虞，那么他最好还是为自己的幸福去做这种劳动。没有了自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而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耻的人是没有自尊可言的。

在现实生活中，建设性劳动的快乐是少数人所特有的享受，然而这少数人的具体人数并不少。任何人，只要他是自己工作的主人，他就能感到这一点，其他所有认为自己工作有益且需要相当技巧的人均有同感。培养令人满意的孩子是一件能给人以极大快乐的、但又是艰难的、富于

没有了自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而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耻的人是没有自尊可言的。

建设性的劳动。凡是取得这方面成就的女性都觉得：由于她辛勤操持的结果，世界才包含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要不是她的劳作，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些东西。

在如何从总体上看待自己生活这一问题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对于一些人来说，把生活看作一个整体是很自然的做法，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幸福的关键；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生活是一连串并不相关的事情，它们之间缺乏统一性，它们的运动也没有方向。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易获得幸福，因为前者能够逐渐为自己营造一个环境，从中他们能够获得满足和自尊，而后者则会被命运之风一会儿刮到东，一会儿刮到西，永远找不到落脚点。把生活看作一个整体，这不仅是智慧的，而且也是真正道德的重要部分，是应被教育极力倡导的内容之一。始终一贯的目标并不足以使生活幸福，但它是幸福生活的一个几乎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始终一贯的目标，主要体现在工作之中。



笑容背后

〔美〕克莱贝尔

不久前，本地报纸的体育版刊载了一段评论，由正在加州大学任职篮球教练的欧文所写，内容叙述他所带领的球队和内华达大学队比赛时，他们所经历的一次惨败经验，他回忆说：“球赛一开始我们就输得很惨。”接下来，他细致地叙述了那次失败的经过，的确，他的球队一败涂地。你曾有过很惨的一天吗 或一个星期 或一年 如果有，你应该会产生心有戚戚焉的共鸣。其实，危机、失败正是每个人生命历程必经的一部分，迟早总需面对，正如圣经作者在约伯记中所记载的一样，“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

遭遇到危机和失败时，我们到底能从中体会多少，从而成就全人幸福呢 在英文 Crisis 这个字的中文意思中蕴藏着精义，这两个中文字一个是“危”，意思是危险，另一个是“机”，意思是机会，这两个字的精义正是本文所要阐述的主题。在危机和失败中大部分人都消极地只看到危险，经常因而错失良机！其实越是遭遇危机、失败，我们越是应该转移痛苦的情绪，利用机会，创造幸福，虽然不易做到，但是为了追求幸福，我们还是必须努力学习这种态度。

惟有学习坦然面对失败和痛苦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

春天清新的泥土味阵阵扑鼻，播种之后，收成的日子也指日可待了。

让生命中无可避免的困境、失败、障碍、疾病与痛苦都转变成创造成功、奇迹与完美的力量。

小时候一位牧师的至理名言，让我至今难忘，他说：“仔细观察周围，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每个人都背负着十字架，备尝痛苦。”我们会经常忽略这个事实，只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羡慕别人的幸福，殊不知笑容和幸福的背后是要付出代价的。

童年的每个夏天，我几乎都会住在南伊利诺州祖父的农庄里。记忆中，每到春天，他们就会用马车在大草原上来回犁出一道道深深的犁沟，春天清新的泥土味阵阵扑鼻，播种之后，收成的日子也指日可待了。

其实人生中的危机和痛苦不正是这种景象吗？痛苦在我们灵魂上深深地划下伤痕，逆境更不断动摇我们的信心。但是，新生命的种子却也受到滋养而日益茁壮，痛苦的犁痕越深，生命的历练也就越丰富。幸运的是，经过痛苦，流过泪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爱更是我们新生的力量。



耕心手记

路

〔日〕东山魁夷

古老的装饰着墙板的房屋。城门钟楼的尖塔上是鹳鸟的巢。广场上的泉水。马车通过暮霭沉沉的石板道，马蹄下火花迸射。这是拜恩州的古城。

从品川车站穿过灯火管制的黑暗的道路，到区公所领取应征通知书。走在雨后的道路上。

灼热的瓦砾、断落的电线、倒毙的马匹。黑烟。日蚀般的太阳。空袭下的熊本的街道。

拖着母亲的灵车走在荆泽的道路上。风猛烈地吹着，初雪闪亮的富士山，浮现在澄碧的天空。

道路的回忆是无尽的。今后还要经历怎样的道路呢？舒伯特的歌曲集《冬日旅程》是根据缪勒的诗创作的，全篇描写了一个旅人在冬日的道路上踽踽独行的身影，咏唱着人生的寂寥。那首有名的《菩提树》则是一首乡愁之歌，通过一系列诗句，表现游子在冬天的旅行中，回忆起城门泉边菩提树叶子下面一个令人销魂的场所。另一首《路标》描述了徘徊旷野的旅人一见到路标就想起这条任何人都无法生还的道路。最后，旅人来到“旅馆”，这是坟墓。“旅馆”的标记是送葬的蓝色花朵，他想要在冰冷的卧床上休息一下疲惫的身体。然而他遭到旅馆老板的拒绝，于是继续徘徊。这是一条令人绝望的冬日的道路。我经过

我经过冬日的道路，艰难地踏上缀满朝霞的初夏草原的道路。

冬日的道路，艰难地踏上缀满朝霞的初夏草原的道路。

那年秋天，我把《路》送到第六届“日展”上展出。纵长的画面，中央是一条灰黄的路，左右的田野和山丘一片青绿，天空狭长，呈现蓝色。我考虑了这三种颜色在分量上的比重。作为展品，这是幅很小的画面，如果再放大开来，画面就会失掉紧凑感。我想，使这种小巧的画面得以充实，对这幅画来说还是必要的。

经过孜孜不倦的圆满而细致的制作，终于完成了。

这年，我首次成为“日展”的审查员。这幅《路》的展出，受到众多的好评，获得画坛和社会的承认。

人生的旅程中有许多歧路，比起自身的意志来，我受到更大外力的左右。这种情况至今未曾改变。正因为我心中孕育着这种意志，要走过这条道路，所以我才完成了这样的作品。不是吗？可以说，它在我心中的地位，它的方向是早已定了型的。然而，这条路既不是被光明炽烈的太阳映照的路，也不是被阴惨的暗影包裹的路。这是一条在熹微的晨光里恬静呼吸着的坦坦荡荡的永生之路。

声 名

〔英〕约翰逊

我们在物质生活之外，又延伸出希望。每个人几乎都对某些事物驰骋幻想，不过，直到改变了生活方式他才会碰到这些事物。有些人以财产多和住宅大为快事，为他们的家庭和荣誉预先准备好永存不朽的东西，或者竭力不使财富分散，因为积累财富已成为他们的惟一职守。另外那些十分文雅、高尚的人，则把精力专注在未来的名望上面，专注在获取那些不抱成见的后代子孙的感激上面。

灵魂完全系在财富与住宅上的那类人，无法明白他们本应对财富漠然置之，因而也就无法适宜地或认真地谈论这些问题。可是，追逐声名的人就可以对此作出反应，所以就有可能去考虑他们所期待的事物。

在遥远的未来，能否被人记住也许是值得每个明智之士考虑的问题，但这是得不到满意的答案的。诚然，能名垂青史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对此其实也兴趣索然。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余地堆放那么多的名望。生命的职责是，在每种环境中，无论是短暂的快乐或痛苦，都不会超过一定的比例，必须留给我们余暇去做那种不会十分影响我们眼前幸福的期待。一个人有了虚名，而不准他人侵入他的地盘，他就只能是那种一定要被抛入遗忘之塔里的人。

一个人有了虚名，而不准他人侵入他的地盘，他就只能是那种一定要被抛入遗忘之塔里的人。

心灵的眼睛与肉体眼睛一样，能看到新的目标，对那些眼皮底下的东西反而视而不见。因此，声名像一颗陨星，除了几个卓越的和不可战胜的名字之外，有的闪耀一下之后，就永远消逝了。如果思想或时间没有什么改变，那我们的声名也可能是隐匿无闻。一切具有我们这种思想或使我们的行为有所改变的人们，无时不匆匆走入湮没无闻的境地，正像一种最被人喜爱的新事物常为时尚所采纳一样。

所以，照亮晚年的任何舒适的光线并非来自尘世，只有未来才是它的远景。在疾病的痛苦中，在老耄的衰弱里，只有储以待用的这种幸福（如果注意到这种幸福）才会支持我们。这些幸福，我们有信心去期待它们，因为它们来自于一种偶然的力最，而且，只有热烈希望和真诚追求它们的那些人才能得到这种力量。由此看来，每个心灵最终都应该栖息下来。希望是人类的主要福赐，并且，只有希望才是合理的。可以肯定，希望绝不会欺骗我们。



耕心手记

现代美国人

〔美〕罗洛·梅

正当每个人感到无能，而又为他自己的抉择感到怀疑之际，他又同时确信，作为一个现代人是可以无所不为的。上帝死了，我们岂不是人人皆神吗？——我们在实验室中分裂原子，并将它施放到广岛的上空，岂不是已经又制造出另一个“创世纪”了吗？不过，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上帝从混沌中造出形象，而我们则在形象里制造混沌。每个人——几乎没有人例外——在他心灵中某个隐秘的角落里总恐惧死亡，恐惧在“时犹未晚”之前，我们无法再把混沌转变成形象。

但是我们的焦惧感却很容易被平息，当我们一想到我们正展望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伊甸园，在这里将不再出现毒蛇时，这种新的福音，会使我们将焦惧遗忘得干干净净。我们天天在广告的轰炸之下，它告诉我们一张飞机票或一张养老保险单的终点上，一个新的世界将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在每个商业地带，时刻有人向我们保证日常生活的幸福，时刻有人告诉我们可以利用某些庞大力量。诸如：利用电脑产生动力、大量运输的技术、改变我们的脑波、以新方式去听去看的电子时代、人体控制技术学、固定的收入、适合每个人口味的艺术、一种全新而又有趣的自动教

上帝从混沌中创造形象，而我们则在形象里制造混沌。

学法、利用迷幻药“拓展我们的心灵”、释放出我们的无限可能性……过去这些均求助于心理分析，可现在则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即刻实现，这真要归功于偶然的发现。利用化学技术重造人格，利用整形器官代替损坏的心脏和肾脏。如何保持活力，保持全天精力充沛……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而听者则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是这些精灵祝福的蒙赐者——一个被涂满油膏拥上圣坛的祭品呢，还是一个不解风情的笨蛋 当然是两者兼备。

在这些强大的力量和自由的保证下，作为一个蒙赐者的公民，他只被要求担任一个被动的角色。不管是在广告媒体上，还是在教育、健康、麻醉药品等方面，每一件新的发明总是为我们着想，并且泽及我们。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尴尬，我们的角色就是服从和接受这些恩惠，并且表示感激之情。在原子的领域，以及涉及另一个行星的太空探险上，我们的这种角色表现得更为明显：每个人除了通过错综复杂的方式纳税，和坐在电视前观看导弹发射外，这些伟大的成就与我们毫不相关。

审视生活

〔美〕弗洛姆

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是增加生产和消费 还是促进人类的发展和成长？我们通常宣称一个人是不能与其他人分离的。凡是对工业有益的必定对人也有益，反之也是这样。这听起来像一种可爱的预先规定了的和諧的宣言，但事实上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可以很轻易地举出许多事物，它们对工作有利但对人却有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窘境，如果我们继续走我们现在所走的路，进步将只有在以人为代价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抉择，用《圣经》上的话来说，我们必须上帝和凯撒之间作出抉择。这说起来可能非常具戏剧性，但如果我们准备认真地谈论生活，事情确实是带有戏剧性的。这里我想到的不只是生与死的问题。也是我们要选择在我们周围生活中所看到的日益增多的死亡，还是选择充满活力和主动性的生活。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变得越来越具有活力，更加充满生活气息。人们在这一点上欺骗自己 他们生活着 仿佛他们已经终止了生活 或他们从来没有开始生活过。

我们的民谚告诉我们：人过四十，就得为他自己的威信负责。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生活史将显示出我们是生活得对还是错（不是道德感觉上的对和错，而是从我们自己的独特本质出发）。罗列成就的最动情的悼词并不能掩饰这

他们生活着，仿佛他们已经终止了生活，或他们从来没有开始生活过。

样一个我们不能不答复的严酷问题：我们是或曾经是真正活着吗？我们是过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是按照某一个人的主张而生活？我赞成像马克思和迪斯雷利那样一些思想家的看法。他们指出奢侈比贫穷更坏。他们所说的奢侈，就是我称之为多余的富足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要将真正的丰富作为目标，我们就必须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方面做一些根本的改变。当然，我充分意识到，在实现这些改变的道路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许多国家（主要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的人们梦想着，只要他们拥有美国人所有的一切，他们就会幸福，但是在美国，更多的人们认识到，我们所有的现代的舒适生活往往使我们变得被动，没有人格，容易受人操纵，而不是幸福。我们的造反青年主要来自中上阶层，这绝不是偶然巧合。在他们之中，多余的富足是最明显的，这种富足在我们的想像中和幻想中可能是幸福的。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它并不能使我们幸福。

对我来说，紧紧抓住一项可以形成我们生活艺术的必不可少的原则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追求互相抵触的目标，而意识不到这些目标彼此抵触并且互相排斥，我们就会破坏我们的生活。



农 民

〔德〕海德格尔

在公众社会里，人可以靠报纸记者的宣传，一夜间成为名人。这是造成一个人本己的意愿被曲解并很快被彻底遗忘的最确定无疑的遭际。

相反，农民的记忆有其朴素明确、永志不忘的忠实性。前些时候，村里的一位农妇快要去世了，她平日很爱同我聊天，告诉我许多村子里古老的传说。她的质朴无文的谈吐充满了丰富的想像。她还在使用村里许多年轻人不再熟悉并且很快就会湮没的不少古字和俗语。去年，我独自在小屋里接连住过几星期。那阵子，这位农妇经常不顾 83 岁高龄，爬上高坡来看我。照她自己说，她一次次来，不过是想看看我是否还在，或者，是否有人突然把我的小屋洗劫一空。整个弥留之夜，她都在跟家人谈话。就在生命最后一刻前一个半钟头，她还要人向那个“教授”致意。这样的记忆，胜过任何国际性报刊对据说是我的哲学的聪明的报道。

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错误的危险。都市人想到农民的世界和存在时，常常有意将他们那种其实非常顽固的炫耀姿态暂时收敛一番，殊不知这与他们心底的实情——与农民的生活尽量疏远，听任他们的存在一如既往，不逾旧轨，对学究们言不由衷的关于“民风”、“土

这样的记忆，胜过任何国际性报刊对据说是我的哲学的聪明的报道。

地的根基”的长篇大论嗤之以鼻——又自相矛盾了。农民可不需要也不想要这种城市派头的多管闲事。他们所需所想的是生命与自主的静谧生活的维系。但是今天许多城里人（比如那些滑雪者）在村子里，在农民的家里，行事往往就跟他们在城市的娱乐区“找乐子”一样。这种行为一夜之间破坏的东西比几百年来关于民俗民风的博学炫耀所能毁坏的还要多。

让我们抛开这些屈尊附就的熟悉和假冒的对“乡人”的关心，学会严肃地对待那些原始单纯的生命吧！惟其如此，那种原始单纯的生存方式才会重新向我们言说它自己。

最近我接到赴柏林大学讲课的第二次邀请。当时我离开弗莱堡，重返山上小屋。我倾听群山、森林和农田无声的言说，还去看望了我的老友，一位 75 岁的农民。他已经在报上看到了邀请消息。猜猜他说了些什么？慢慢地，他那双清澈无比的眼睛不加任何掩饰地紧紧盯住我，双唇紧抿，意味深长地将他真诚的双手放到我肩上，几乎看得出来地摇摇头。这就是说：“别去！”

